

角八售零份每紙報：價定【期二一五一第】刊創日一十月二十年六廿國民

歐陸部率民共一部於東回舍村北，伏擊敵人。當搶麥之敵，正進入了我伏擊圈內時，我以迅速突然動作，向敵勇猛圍殺，以六粒手彈即將敵人擊退，是役計俘偽警察五名，偽合作人員一，偽民政科員一，敵擁大槍五枝，八音槍一枝，手彈二百餘發，手榴彈十一個，我無傷亡。

（程雨）

豫湘戰役爲什麼失敗？

解放日報社論

河南戰役，蔣鼎文、湯恩伯、胡宗南以四十萬號稱精銳之師，打不過五六萬的敵軍，乃至風潰，喪師失地。豫戰未已，湘戰又作，長沙淪陷，衡陽被圍，桂林韶關受到直接的威脅。日寇正以無間的時間，深入中國正面戰場有間的空間。國民黨某些統治人士，對於這一次的慘敗，不惟不敢正視其慘敗的政治、軍事的原因，而謀所以挽救之道，而且企圖把責任推在旁人的身上。譬如說盟國的援助不夠，八路軍新四軍的配合不夠等等。盟國援助問題自有盟國人士可以答覆，至若八路軍、新四軍在最近期間究竟進行了一些什麼戰鬥，這裡却應該說明一下。

克晉縣車站；在博寧鐵路，會攻克昌黎車站；在白晉鐵路上攻克克子洪車站；同時在膠濟路東段及同蒲路北段，進行大量的破壞。爲了剪除日寇的爪牙，殲滅敵偽的實力，我軍會向各地偽軍進行政堅決的進攻。在魯中，消滅了偽第三方面軍吳逆化文近萬人；在魯南，消滅了偽第十軍榮逆子恒部千餘人，斃偽第二師長劉逆國楨，俘偽團長宋奇思等五百餘人；在濱海，消滅偽軍朱逆骨齋部千餘人；在豫北平漢路西，消滅偽二十四集團軍龐逆炳勳、孫逆殿基部千餘人；在平漢路東臨海路北，消滅偽第二方面軍孫逆良誠部三千餘人；在冀東灤縣龍虎地區，消滅偽治安軍千餘人。

日寇這一次對河南的進攻，所使用的兵力雖然不過五六萬人，但在我們國土上曾進行了四五個月的準備。例如將平漢鐵路向南延伸到黃河以北，過去只能到達新鄉，而新鄉到開封敵已修築了鐵路，可以聯絡平漢與臨澤，跟着便限期趕修黃河鐵橋，從二月起便增調軍隊，集中在華軍部隊於各戰略要地，並整量的徵調在華日僑入伍。爲了保守軍事秘密，敵於二月間便禁止外僑在朝鮮、滿洲、中國各地的旅行，同時拆卸在華北華中各鐵軌枕木等器材，運集在蘇、鄂、閩、封、武漢、信陽等地，有計劃的派出機群，轟炸我陝、豫、

華中戰場上，我軍在蘇中進行了著名的車橋戰役，四月份消滅敵一個大隊，僞軍千餘；在鹽海東段，我新四軍黃師，三月份消滅敵僞二千餘人，僞三十六師連連實甫全部被殲；在津浦路臨海路南三角地區，我新四軍彭師，自三月下旬到五月上旬，一個半月內，向敵僞展開大攻勢，消滅敵僞二千餘人，收復了廣大的國土；在鄂中監利地區，我新四軍李師消滅僞軍饒逆子琪部五百餘人。

爲了搗破敵人的後方，我八路軍曾深入的挺進到熱河中部，攻佔寧城；我新四軍曾迫近到南京近郊，給敵僞以打擊。

鄂、湘、浙、贛、粵各省的機場。直到四月中旬，敵在豫東豫北、晉南、鄂中及長江下游各地，分途集中。可見入春以來，敵在我們國土上所進行的各種軍事準備，是有足夠的材料，証明敵人將有進攻中國的行動。關於敵人的此種行動，十八集團軍（八路軍）都已隨時報告了軍事委員會，但是敵軍進攻的目標，究竟是否進攻後戰場的八路軍新四軍？或進攻正面戰場的友軍？抑或同時舉？在當時則不能肯定。

由於我軍之積極行動，給敵寇以破壞和牽制，於是引起敵寇我進行殘暴的「報復掃蕩」。一月上旬，敵千八百人「掃蕩」北；一月上旬，敵千餘「掃蕩」晉西北八分區；一月敵千八百「掃蕩」冀東；一月下旬，敵千五百「掃蕩」白洋淀地區；一月下旬，在太行進行了二千餘人的「掃蕩」；二月下旬，敵兩千「掃蕩」，蘇南地區；二月間，敵在魯西進行了八千餘人的連續四次「掃蕩」；二月下旬至三月，敵在蘇北鹽阜、淮海兩區進行了三千餘人，敵在蘇北鹽阜、淮海兩區進行了三千餘人的「掃蕩」。

八路軍第四軍在這種情況下，用積極行動來破壞敵人進攻的計劃，反對消極的等待敵人的進攻。因此，軍事上破壞敵人的集中破壞敵人的運輸，消耗敵人的兵力，破壞敵人的後方；政治上爭奪軍反正，宣傳敵軍反戰，號召人民配合作戰。這就是八路軍新軍入春以來的行動方針，請看看我們怎樣幹的。

「掃蕩」；三月中旬，敵在蘇中進行了五千餘人的「掃蕩」；一月上旬，敵在蘇南進行了四千餘人的「掃蕩」；二月上旬，敵在鄂中造了千餘人的「掃蕩」；在冀中，敵於二月間進行了三千餘人的連二次的「掃蕩」，四月上旬，敵二千人又連續「掃蕩」兩次；四月初，敵五千「掃蕩」魯中；四月下旬，敵二千兩式「掃蕩」雁北；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，敵在魯中進行五千餘人的「掃蕩」；二月，在熱河中部承德赤峯地區，進行了一萬五千人的「掃蕩」；五

二十四座，攻克據點，糧食一萬三千餘石。這二十四個縣城，就是河之寧城（二月六日），豫北之林縣（四月十一日），內黃（五月六日），冀南之清豐（五月二十九日），趙縣（三月二十一日），魯西之朝城（二月十七日），邱縣（五月二十四日），冀中之高陽（五月二十一日），武強（六月十日），任邱（五月八日），肅寧（五月十三日），安新（五月十日），博野（四月六日），晉縣（三月十四日），保定（五月十三日一度攻入），石家莊（二月十七日）。

敵三千「掃蕩」膠東；五月下旬，敵二千「掃蕩」冀南；五月初，敵三千人「掃蕩」平北區；五月間，敵兩千人「掃蕩」太行。六月初，敵對淮南路西進行兩千人的「掃蕩」。以上較大「掃蕩」中，敵寇所用兵力約十三萬人，但均被我先後粉碎。總計八路軍、四軍有破滅敵寇進攻準備的各次作戰中，自一月至五月二十五日，根據地完備的材料，共作戰一萬四千餘次，斃俘敵偽十三萬餘人，偽軍反正六千餘人，繳獲長短槍五萬六千餘支，機槍六百五十

度攻入)，山西之太谷（二月二十一日）、德社（三月二十九日）、武鄉（二月二十八日）、沁水（四月三十日）、方山（四月二十九日）、定襄（六月三日）、襄東之昌黎（二月十四日），蘇北漣水（二月十五日）。

爲了破壞敵人的交通運輸，八路軍新四軍在各鐵路上進行積極的破壞活動，在平漢線上曾攻佔許多重要的車站，如石家莊車站

挺，各師砲一百九十餘門，機關鎗一百三十餘挺，攻克據點砲台萬三千餘處，破壞火車站十九處，火車三十七列，鐵路二百五十里，汽車四百五十餘輛，公路一千四百餘里，橋樑四百六十座。這就是豫後戰場今春以來我軍破壞敵寇進攻準備的戰況。

假使有人問到，敵後戰場的作戰對於正面戰場有什麼配合，要，我們從此在河南作戰的敵軍不過五六萬人的數目看來，以

從敵寇在敵後組織作戰的兵力有三萬人的事實看來，則八路軍新四軍依然牽制敵人三分之二的其力，這是第一。第二，第一、八戰區蔣、湯、胡總兵力四十萬，第六、九戰區陳誠、薛岳總兵力亦不下四十萬，然而敵在中原作戰僅用五六萬兵力，而在湖南則使用到十萬兵力，足見華北敵擁有力的進攻，迫使敵寇無法用大力於河南；而華中方面，則因大部份是友軍防區，新四軍在江蘇的距湖南戰綫太遠，在皖鄂的又限於敵軍友軍的聯合攻擊，不能充分發揮戰力，敵人遂能利用此種局面，拉調較多的兵力（雖然也只十萬人）了。

但是，無論敵後如何牽制，八路軍新四軍即不能被允許到正面作戰，正面戰場的勝負就仍不能不決定於友軍。譬如河南戰場，敵人既因華北的牽制而只派了五六萬人，我正面友軍定可以十當一了，不幸仍然不能作到這一步，以致一敗塗地，不可收拾！

如果我們來檢討一下正面戰場的友軍，在同一時期內有些什麼活動，便發生非常令人難於置信的許多事件。(一)八戰區的長官們，在敵人着着準備進攻的面前（今年春季前後），竟做出許多倒行逆施的行爲。例如：（一）河南情況日益緊張，蔣昭文不唯不增兵河南，反從河南調走三個軍回陝西，參加反共。（二）敵在華北調動頻繁，黃河防務吃緊之際，胡宗南反調走兩個軍入新縣，去反對少數民族、外蒙古與蘇聯。這種東入瀋陽西出玉門的「壯舉」，從抗日的觀點來說，是完全不可思議的。（三）敵寇在鄭州北面趕修鐵橋，敵機已在沿河偵炸，蔣昭文在洛陽則召開反共會議。（四）入奉以來，河南前線吃緊，河南共黨竟作破壞地，而一戰區國軍竟把界首劃爲與敵爲通商公開走私的市場，直到情況緊張，其高級長官們的敵情判斷，還以爲敵軍進攻目標是在界首和周家口，其目的在劫奪財物。由此可見，該地的走私規模，何等浩大。既與敵爲公開的通商來往，不可遇見，該地的走私私運，何等浩大。既與敵爲公開的通商來往，不可遇見，該地的走私私運，何等浩大。既與敵爲公開的通商來往，不可遇見，該地的走私私運，何等浩大。

（五）對敵作戰必須動員民衆參戰，才能有力的打退敵人。河南連年災荒，千百萬哀黎，草極挖盡，易子而食；而河南省政府劉田賦徵實，苛捐雜稅，絲毫未減，湯恩伯在趙縣無代價的圈佔民田四千餘畝，大徵民力，濫派鉅款，僅葉縣就攤派了七千多萬，修築官舍，大興土木，河南民衆，怨聲四起。軍隊視民如草芥，則民視軍如寇仇。因此，戰爭一起，老百姓便起來繳軍隊的糧，這就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實，究竟是誰的責任，難道還不同若觀火麼？這是河南的情形。湖南戰場雖不完全一樣，但其反人民是一致的，而華中的反共戰爭，則較華北還要更嚴重許多倍，這是盡人皆知的事，這就不多說了。這就是敵寇準備進攻期間，敵後戰場與正面戰場兩種不同的活動。一方面是警惕的主動的積極進攻，打擊敵僞，收復失地，解放人民；以破壞敵之進攻準備；一方面則對敵是麻木不仁，對共則積極反對，甚至勾結敵寇，魚肉人民。可見當前戰爭的失敗，應負責任的不是任何別人，而正是我們友黨友軍的統治人士自己。

抗戰以來，我國戰場即分爲正面與敵後兩大戰場，我們友黨的當局向世人宣佈敵後戰場不存在，對敵後戰場不予任何接濟，而且不斷加以「剿伐」。但是不說以前的事，只在今年半年的抗戰中，這兩個戰場的真實情況，不也就已經大白於天下了麼？這兩個戰場戰力孰強？戰志孰堅？指揮孰優？人民孰愛？已十分清楚。應當昭告天下：敵寇雖然是強弩之末，但是惟有如孫中山先生所說的「武力與民衆相結合」者，才能擊敗之，這是七年血戰所得的不可磨滅的結論。河南、湖南戰局的失利，只能從這上面去尋找。要使得今後正面戰場反敗爲勝利，只有從這上面去想法，怨天尤人是無用的。惟有趕快澈底改變作風，切實加強團結，並且讓八路軍新四軍開到敵人進攻的地方去，與人民與友軍共同挽救西南與西北的大危機，才是正面戰場的唯一生路。（新華社延安八日電）











